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十四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四

書十三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連辱書誨三復感尉旱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爲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爲文具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頭管幹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

早便逐急糶米已糶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一升城之內外帖然不見其爲旱也漢川一邑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陸種頗多目前尚有可支吾至冬春間即發粟以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與鄂渚對岸例是齟齬亦只是頑以待之吾人去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爲累也六月初遣人丐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爲此舉庶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

踈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間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錄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爲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爲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爲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熱二是多事終日昏憤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錄以所記年月爲序如金去僞者番易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

已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絕不知蹤跡不知此錄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錄之人真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絕少再相見記錄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爲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爲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幹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

來諭趙制帥遏糴事想衆人皆不以爲然吳勝之力與之爭契兄亦是正當賑濟之任故皆見其非此處利害之中者也幹初亦見其如此處置甚服其得策以告勝之勝之甚不樂後綦總

得書亦與鄙見合以此一事觀之然後知世事之不可爲也彼爲制帥所慮者邊防耳盡空塞下之粟使邊民告飢盜賊間作夷狄窺伺其利害不旣重矣乎勝之初以通融之說懇之趙力拒之勝之復以聞于朝廷朝廷從其說趙又力拒之二公正此爲敵未知其孰勝甚可笑也要之趙之說爲是趙之說若私而公彼所務者大所不及者漢陽鄂渚兩郡矣吳之說若公而實私非爲十五州也且吳之請於朝乃曰乞只通融十五郡但不得過湖北界如此則兩淮江東

西皆化外之國乎以此言語寫在紙上獨能安於心乎勝之號剛直人稱其賢到此亦甚歉然屢以書來問救荒之策亦只得以已見告之曹器遠在幕中尤大言無當其他皆不濟事以此殊覺費力漢陽小國寡民本易處置初以情告之以爲兩州相望莫若先定米價使之一樣使比之常年幾增一倍亦無可柰何米價旣定則客旅之販米者不之東州則之西州吳不以爲然一聽客人之高價其意以爲可以致其來耳彼商賈何厭之有米價頓長幾不可通漢陽只

得固守前說而嚴泚米之禁以是人物熙熙彼
乃以爲漢陽有米多方作威作勢欲奪而有之
但付之嬉笑不與之競亦不爲之屈貌雖相與
而心實不平也然亦決不至有他也趙公方嚴
近見其一二事亦有不可及處所差人至州縣
無一毫之擾勝之甚鄙之然恐未易輕也世事
如此天象如此人物又如此以是尤使人不可
一朝居也讀畢焚之

國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
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

而不自懲創爲之柰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
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爲大
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泚淮之忠義此曹誠
可用不過能爲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
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
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
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
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爲辱不少今
吾皆未見有可恃者深足爲慮也幹失計此來
無可言者非可丐閑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

見興禁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亦但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爲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游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翰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

人以善類自名而曾中全是利欲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 國家宗社之福也 翰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 翰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挈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

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閑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屈致 翰亦無力遠出不能携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倦倦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

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 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幹亦當齋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閑退之人所

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問蓋亦疑先師當有
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其只見得志士不忘在
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
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陳太丘
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
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
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
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
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官
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

豈畏官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
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
不墮坑落塹者也幹閑居甚適嗽疾亦爲小害
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
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
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
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
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
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意甚巧尊兄從而

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常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

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

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已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捨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着心胷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真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劫及走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使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

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為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真有所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竒策 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摹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跡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揀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 朝廷多求金

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為備它未有竒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邊郡薦之渠亦以此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為榦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榦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摹只住半年便為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蔡吳二公

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丐祠之請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三月却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柰何若各所費則不若勿爲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併序語納去也

荅林季亨書

翰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

無已適以迫行未及趨慰徒深愧負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夷狄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習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母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

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爲致意向氏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

頭巾着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着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衆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爲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爲封殖計所在皆然翰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湏到箕山恐可求見也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貧之意令人太息翰老矣歸來亦欲溫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沮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爲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翰投老歸來引疾丐閑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貫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閑爲期二月半間此事可決也春事向暖湏至箕山爲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幹至愚無所用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厲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爲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垂戾拂迷而不能以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

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幹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幹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凜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

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告也義理之辨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脩此固僕之所感嘆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

幹多事如昨朋友相覩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
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
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覩焉則所益多矣承
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
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湏是放開者皆
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
爲學是終身事湏是大着心曾不可迫切然發
軔之初亦湏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
志疑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
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晝所爲主一無適
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
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
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
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
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
榦竊意恐湏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湏不
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
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
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
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
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
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
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
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庵
集
以晦菴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却是作工
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
問也又云集注誠有病
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幹碌碌如昨初以為貧勉強從仕諸公誤以為
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
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朝夕悚懼更兩三
月即為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
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尚未免聚徒
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本云亦士之常也叔重
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為古人
殊可傷悼想里閭間失此人亦復蕭索幹與之
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

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議之翰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治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之子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翰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泛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謚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友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

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
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
託池陽李倉迺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
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
丈議之翰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
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